

汨汨流淌的富屯溪

陈毅达

勇气,就怯生生地问,我能一起去看吗?他没多想,立即自作主张地说,你就跟着我们嘛!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,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,没什么迟疑,就应允了。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,塞进裤袋,就欢喜地出发了。

穿街过巷,走了约十分钟的路,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。码头不大,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,倾斜着向水边延伸,面水的那一部分,全是青石条堆砌的。时为傍晚,码头挺热闹,一些河头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。

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,也并不会游泳,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,抱着救生圈扑腾,用脚打着水花,胡乱地戏水。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,我心里十分羡慕。这时,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,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。我终于按捺不住了,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,走进了河里。

这是我第一次入河亲水。水先没过我的脚面,然后淹了我的膝盖,最后没了我的腰。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,努力地站在河中,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,紧张的心,终于放了下来。我用手轻拍着水,让水花四溅;后又用手划动着水,劈开河水。玩耍了一阵,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,身体一下沉入水中。我突然有种惊慌,但又迅速地感到,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,爱怜地拥着我。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,这一刻,无比享受。

上岸回家,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

子走着,但心已放飞,这就是河呀,太有意思了。

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。这个暑期,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,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,一定要告诉我,能带上我。

我的初中,是在邵武四中读的。学校就在东关,出校门不远,就是河。一天放学,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“砸鱼”。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觉得肯定好玩,就跟着他去了。在河滩浅水处,我那同学左看右瞅,看准了,就掀起一块鹅卵石,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,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,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了的小鱼,翻着肚子,浮出了水面。当地人叫小鱼“白条”,尖尖的头,细细长长的鱼身,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。

上高中了,我考入邵武一中。邵武一中离熙春公园不远,熙春公园一旁就是河。此时,我已经知晓,家乡之河有个正经八经的河名,叫富屯溪。这时的我,酷爱唐诗宋词,也知道,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严羽,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,撰有《沧浪诗话》一书。熙春公园里有为纪念严羽而立的沧浪阁。沧浪阁耸立于富屯溪畔,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,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,捉鱼、摸螺蛳。远远望去,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,有一种庄严的美。

我幼时所在的闽北,所有的县城,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。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,多年下来,形成一河一塔

的景观。宝塔因位处高峰,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,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,风中雨中,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。高中毕业时,我考上师专,即将离开邵武,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,商定给我送行。也不知为何,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。

我们带着零食,就那么上山了。站在宝塔下,我放眼望去,天高气爽,视野非常好。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,河道蜿蜒,河水清澈,汨汨流淌,无比柔美。我几乎呆住了,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?

我们找了个草丛,席地而坐。一位朋友哼起歌来。他哼的歌很好听,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。我们问他是什么歌,他说叫《红河谷》。接着,他又哼了一曲《曼莉》。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。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,我一下被吸引了,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。很快,我学会了。就在这宝塔下,遥对着家乡的河,我开口唱起了歌。

离开宝塔下山时,已是下午,我再次看向富屯溪,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。这种伤感,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,它非常新鲜,又非常缠绵;它十分特别,又十分美丽。它从我心中汨汨而出,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。

去读师专以后,我很少再回家乡长住。但奇怪的是,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,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。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,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。



▲中国画《芙蓉蜜蜂》,作者齐白石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么竹笋炖竹菌、竹笋煮野菜、竹笋熬玉米粉糊……再普通的食材,有了鲜嫩的竹笋、竹菌相伴,进到嘴里,就多了一种清香。

如果说吃竹得受时令所限的话,那么用竹于大竹人而言,一年四季一天也离不了。播种、侍弄、收割庄稼要用竹

大竹竹笋,粗略一瞥,外形与传统的铜制或木制喇叭没什么不同。但细看就会发现,全身除哨是燕麦秆外,其它部分均由竹乡土生土长的罗汉竹制成。大竹人的生活,离不开竹喇叭。大竹人把自己的脾气秉性,灌进了那节节竹管里。近些年,竹喇叭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吹喇叭的队伍不断壮大。他们不仅吹奏了大竹的沟沟坎坎,还吹遍了巴山蜀水,吹到了大江南北。

早在本世纪初,大竹人便开始做起了“竹”的大文章。不仅将原五峰竹海公园升级打造成4A级景区,还在山野乡村新添了各种各样的竹,每条公路沿线也都成了竹的景观带。在竹城新建了竹主题公园、竹博物馆、竹景观大道等;但凡有名的大街也都带“竹”字,大小广场无处不“竹”。

从升级竹家什,到开发竹文旅,竹,让大竹人富了起来;竹,也吸引来各地的客人。

大竹,正一天天变得更加葱茏和富饶!



我出生在闽北邵武。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,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。

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,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,所以,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。那时,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,年幼时的我,只知道有井,不知有河。

到了上学年龄,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。邵武有河,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,临河而居。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,不临河。父母忙于工作,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,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识天认地,解物开智。不仅如此,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,都会特别交代,河边是危险之地,不可擅自去。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,知道城中有河,但仍没有去过,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。

我的一位邻居叔叔,他有两个儿子,大的比我小一岁,与我是朋友。一个暑期的傍晚,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,在我面前炫耀,骄傲地说,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。我一听,不知道哪来的

到了农历四月底五月初,河边的艾草长得旺盛。纤长、灰绿色的艾草在杂草丛中十分显眼,陕北人称五月初午的艾草为“端午艾”。

端午那天清早,一些人要到河边掬起清凉的河水把双眼洗得干干净净。年长者说,这早上的河水里有“眼药”,洗了眼睛后一年之内不会害红眼病。洗净眼后,再揪几片艾草叶擦掉眼周的水。

洗完眼后,每人要拔一把艾草带回来,在自家的门口放几枝。这样做是信了流传下来的一个说法,“门口有艾,百病不来”。

端午头一天晚上煮上小米红枣粽子,第二天早上才能熟。刚出锅的第一个粽子要绑上一枝艾草。再挑一枝最好的艾草别在家里的相框上,或者穿衣镜上。这枝艾草不能随便取下来,一直要挂到来年用新的艾草替换。

端午忙活了一上午的人们,到了下午再去河边拔艾草。这次是拔一大堆艾草带回来,然后像编辫子似的一条条编起来,挂在窑洞的墙壁上晒干。端午之后,庄里一排排窑洞的墙面上都挂着几条辫子似的艾草,赋予窑洞热腾腾的活泼劲儿。

夏天的夜晚是烈日晒烤后的闷热,而这样的夜晚正是蚊虫活跃的时候。大家坐

华盖山、铜锣山、明月山,三座山自东而西站成三排,形成一个大大的“川”字。倘若从天空俯瞰,这三座山躺在川东大竹县境内的部分,仿佛系上了一件“竹”的披风。

在大竹县境内的丘岭岭、沟沟壑壑、坝坝角角,到处生发着茂密的竹林。至于形成的时间已不可考,但因邑内“竹多竹大”,这方土地在唐朝时被赐名“大竹”。

在大竹这片土地上,乡村叫竹乡,县城叫竹城。这里,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全被竹林环绕,山野沟谷、河边路坎,到处是白夹竹、楠竹、斑竹、水竹、慈竹、罗汉竹随风摇曳的身影。一脚踏进这里,就会与气象万千的竹子撞个满怀;而此时此刻,竹也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、接纳你,把它们的清香和甘露献给你……

种竹、吃竹、用竹、赏竹、玩竹……贯穿大竹人的一生。

上世纪60年代,我出生于大竹一个偏远的村子。打从记事起,每年开春后,父亲就会带着我们一家大大小小种

在院子里纳凉时,要把艾草点着。不一会儿,草香味弥漫在整个院落里。被夜色覆盖了的万物,似乎在艾草的味道中醒来了,那味道里闻得见雨水和春光,也闻得见山岗和草木。爱唱歌的人会在这样的夜晚唱几首信天游给大家听。听歌的人有的用手打着节拍,有的用脚来回摆动着打着节拍。有人把艾草含在口中吸吮着草味,有人把艾草别在耳朵上,说是这样浑身就有了艾草味。

不管是点着的艾草味,还是晒干的艾草散发出来的味,都能驱虫。睡觉时人们把艾草点着,就能睡个安稳觉,外出时口袋里装一把艾草叶,随时取出

来使用。

艾草不仅寄托了美好的愿望,在现实生活中,对人的益处也不少。抽旱烟锅的老人们会把晒干的艾草揉碎,塞进烟锅吸几口,说“端午艾”能止咳化痰,还能提神。村里的老林在一次割麦时,不小心小腿上被划破一道口子,他抓来一把艾草敷在伤口,没几天就好了。

端午当天晚上,人们要把去年存留的艾草带到村口全部烧掉。等艾草烧成灰烬,大家把草灰带回家,撒在院子的四角和猪牛羊鸡圈里,求个六畜兴旺、风调雨顺。

艾草是一味药,从每年的五月初开始,治愈每一个日子。

竹。坡坡坎坎、田边角角,但凡不宜种庄稼的地方,父亲都会要求植上一株竹。“一年栽竹,两年出笋,三年成林,四年成荫,五年靠竹度光阴。”父亲的话,我一直记着。

那时,家乡有很多山野竹林,乡亲们没有一个随意去砍伐的,但挖竹

竹乡竹韵

彭明凯

笋、采竹菌却是一拨一拨的。每次走进竹林,就像到了宝山一般,望着那些鲜嫩的竹笋、竹菌,我就情不自禁地蹦蹦跳跳。母亲不停地刨啊刨啊,我则追着那些飞舞的笋子虫在竹林中窜来窜去……

有了源源不断的竹笋、竹菌,母亲每天都能变着花样摆弄出美味来。什

篮子、竹背篓、竹箩筐、竹簸箕;日常起居要用竹筷、竹椅、竹席、竹床;一日三餐捣腾食物要用竹筲箕、竹蒸笼、竹甑子、竹锅盖。如今,这些竹家什实现审美升级,工艺愈加精巧。

竹,还带给大竹人艺术的灵感。大竹人早就将竹搬上了艺术舞台,最负盛名的就是大竹竹喇叭。

夏日笔记

裴爱民

早晨,院子里静悄悄的,我在树荫下浇水。水管里的水汨汨地冒出来,滋滋地流进那一方香豆田里。太阳在墙外白杨树那边,初夏的白杨树树叶已渐稠渐密,只在园中洒下斑驳的几星光芒。

园子里有几棵高大茂盛的梨树,油亮翠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荡漾。侧耳细听,仿佛有一首蓬勃奔放的生命之歌在沙沙声中流淌出来。

那圆圆的、青青的豆子般大小的梨在枝叶中悄悄生长,有的小梨还顶着已干枯的褐黄的花瓣。

那一畦韭菜是墨绿色的,割去了头茬儿,四五寸长的新韭已长起。杜甫的“夜雨剪春韭”写得清新极了!那些韭叶虽然纤细,却绿得那么朴实。还有那萝卜、小白菜、莴苣,在肥沃的园子里生得那样茁壮青翠!瞧,这沟沿上还有一亩南瓜,两瓣子叶圆硕可爱!

“咕咕——”凌空一声鸣叫,把我惊得抬起了头,一只头顶翎扇的鸟已落在了院墙上。它有很长很尖的喙,身上的羽毛黑黄白相间,十分美丽。“咕咕——”它点一下头叫一声。这时候,远处也传来了咕咕的叫声。只我家院墙上的鸟更加急促地叫起来,“咕咕——吱!”它们一唱一和,虽然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,可我能感受到这叫声中的欢快!

头顶翎扇的鸟飞走了,去找那一只鸟。院墙上只有明净蓝色的天空,轻纱般悠闲的云片静泊着,院子又恢复了先前的静谧。梨树叶子细细密密,嫩黄晶亮,那闪烁的点点光芒迷离着我的眼睛。香豆田已浇满了水,阳光透泻到豆田的水中,粼粼波动。

初夏的早晨,是一个清凉的、明亮的、有着旺盛生命力的世界。

二

雨后天晴,潮湿的土地,青翠的庄稼,油亮的树叶,葱茏的野草,还有这新鲜的空气。远看,碧蓝的天空,没有一丝云彩,干净澄澈,有一块向日葵地开放出大朵大朵金黄色的花,雀鸟在浓绿的树荫中鸣叫。

土豆秧长得多么茂盛啊,开着白色的紫色的花朵。女人们戴着花头巾,提着化肥,猫着腰走在土豆垄沟里,一把一把撒化肥。她们咯咯地笑,大声说着话。

我来割草,割了一捆又一捆。羊儿在圈里,啃着干草咩咩地叫。干活累了,坐在树荫下,身旁是大棵大棵茂盛的宽叶独行菜,在我肩头开放出密密麻麻雪一样的小花。还有一株苜蓿夹杂其中,绿色的柔软的小叶片,一朵朵紫色的小花散发出脉脉清香。一回头,粉红色的红柳已在恣意盛开,映着那碧蓝的天!

身旁还有一株粗壮的杨树,叶片肥大而油绿。树下是一大片暗绿的清凉的阴影,脚下杂草丛生。有一棵盐生草,硕大如磨盘,灰绿的叶子,它在这里尽其本能地生长着。

三

这沟沿上的草,毫无顾忌地生长,冰草葱绿而稠密的细长叶子覆盖了水沟,染绿了流水。还不够,又摇摇摆摆地蹦出了纤纤花穗!甘草笨拙的叶子也是那

么茂盛。这让我怎么告诉你,这片野外荒滩曾经的荒凉?你看那小苦豆子鲜红的花也挤在冰草缝里。

这沟沿上的草生机勃勃的,走在这一层草地上,还要用手时时挡开那绿得笑哈哈的白杨枝条。占着这流水的便宜,草们茁壮成长着。狗牙花是春天开得最早的花,冰草刚露芽你们就开始婉转地眨眼,现在这冰草都只把高了,你们还有一个劲儿地开。哎呀,沙旋覆花已急不可待了,一洼洼,一坡坡,全打苞儿了。赶明儿,又是怎样地映黄这野滩荒地!那时候,又让我怎么描写你?

你看!这一埂子花!油菜开花了,大豆开花了,还有这白的蓝的胡麻花!一埂子全是花!下面这被绿草包围着的水浇着这些花和这大片的大麦。这水,让好多年前那个童年的荒滩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
这平滩好硬,就是用脚使劲跳几下,也跳不出几个坑窝儿。可是,这水就这样缓缓流过,把这片僵硬的平滩冲得柔软万缕。我手轻轻地一捞,一把软软的泥浆就滴滴答答地淌。

让我从哪儿走?这一片全是圆圆的喇叭花,白的,粉的,像从天上落下了一片小星星!这花瓣是那么娇嫩,这花蕊里肯定还有几只小小的黑昆虫在吃花蜜!你说,我忍心从这里走过去吗?我今日踏碎一些野花,明日又会开出很多,可我在无法把它们只当做是一些野花。

马兰开花了,嫩嫩的,极晶莹的紫色。我们小的时候,总喜欢采下来编成花环戴在头上。

盛夏的田野,花朵尽情开放,这片曾经的荒滩也五彩缤纷。远处的树枝上传来杜鹃一声声的鸣叫……



家在赣江边

旷胡兰

新世纪初,我移居赣江边的江西省新干县。我所居住的街道,离江很近。每到薄暮时分,我便信步赣江河堤,看江水一遍遍亲吻岸边的水草,看渡船在江面上来往。那时,儿子在江对岸的一所中学读书,我几次乘坐这样的渡船。每次船到江心,我的心里除了些许害怕,还有一份面对浩浩江面的广阔心境。

在江上建桥,一直是赣江沿岸人民的渴望。几年后,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,一座大桥建成,如天降彩虹,横跨江面。宽阔平坦的桥面、优美的线条架构、多彩的桥灯梁柱,辉映着碧绿的江水和沿江道路别致的风光。

每年的清明、端午时节,是南方的雨季。赣江里的水日渐上涨,淹没了江边的水草,也没过了小树的半个身子。江面变得无比雄阔,浑浊的江水从南边滚滚而来,又浩浩北去,甚为壮观。

随着防水坝和防洪堤的修建,人们告别了洪水的困扰。加之赣江大桥和三湖航电枢纽的兴建,新干县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。

六年后,我离开新干,来到吉安市吉州区。当地政府在赣江沿岸打造出风光旖旌的滨江带。四季常绿的高大树木、盛开艳丽花儿的灌木和草地,殷勤地

装饰着沿岸。

我家就住赣江边。走过十余米宽的沿江路,便是赣江堤。在江边居住十年之久,我见证过江堤的数次改造和延伸,见证过江岸古南塔和古青原台的整修与维护,见证过吉安人对江边古榕树的精心呵护。我常沉醉于江流的壮阔与柔美,堤岸五彩花树的美丽和秀雅。

后来,我又移居南昌的红谷滩。红谷滩原是赣江边的一片荒滩,二十余年的光景,滩上挺立起一座新型智慧城。我常到赣江市民公园散步。每次入园,我总会被滨江风光带的美丽和大气所震撼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滕王阁在对岸闪着迷人的光。八一大桥、英雄大桥、朝阳大桥、复兴大桥……如展翅的大鹏,将南昌引向高远之境。

我在南昌的工作场所,亦与赣江为邻。伏案耕耘的间隙,每当从窗口俯瞰赣江,便感心旷神怡。明镜似的江面,倒映着岸边的高楼和林木,大大小小的船儿在桥下穿行。岸边,是月季花的世界。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鲜红、粉红、玫红和明黄,一次次惊艳着我的眼瞳。我感受到城市的诗意,更感受到生命的诗意。